



浙江衢州打纸簾的程宵春既是上手师傅，也是老江湖，在同行中受到拥戴。

## 寻访老手艺 宣纸人的江湖

从2007年起，由雷建军、梁君健等人创立的清影工作室开始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。5年多来，他们在华县遇见吕崇德、在衢州遇进程宵春、在榆林遇见高喜业、在赞皇遇见池素英，分别拍成纪录片，还写出《四个中国人》一书，精彩展示了传统手艺人的技艺、品位及其身后的江湖。

■文 | 唐骋华 ■图 | 受访者提供

### 簾师

程宵春掏出一块墨摆到记者面前，“闻一闻，什么味？”记者刚把鼻尖凑近，就嗅到阵阵墨香，不禁点点头。“这才是古代文人用的墨啊。”程宵春见状满意地说，随后有点激动。“有人讲墨有臭味，那是他没见识过好的。哎，现在的墨都用化工原料，能不臭吗？”

接着，程宵春又讲了一件趣事。有次，某著名画家来拜访，酒酣耳热之际他支开旁人，悄声询问：“你跟我说句实话，正宗的宣纸到底什么样？”程宵春猛地被吓醒了：“怎么，他画了几十年国画，连宣纸都无法辨别？！”当然这也怪不得他，因为真品确实太少了。

市面上流行的所谓宣纸，程宵春叫做“书画纸”。在他的观念里，宣纸特指以燎皮燎草配浆捞出来的纸张，制作流程极严格。首先，皮料必须是产自安徽的青檀树。受限于生长状况，青檀树三年砍伐一次，经蒸、煮、剥皮、浸泡、腌制、自然发酵等过程，最后才打出纸浆。全程耗时两年多，而三根青檀树的皮料仅能制成一张普通宣纸。

上述繁琐漫长的过程已大大简化。“很多宣纸厂用其他树皮代替檀皮，甚至用龙须草为原料，再配入少量皮料。”这样的纸使笔触发涩，又控不住水墨，程宵春拒绝称它为宣纸。

程宵春的固执以及他把握细节时所体现出的精致，吸引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。2009年他带学生来浙江衢州考察手工艺，初次相遇，就被程宵春的个性和宣纸的魅力所打动，跟拍程家两年多。

在造纸业中，程宵春和他父亲从事打纸簾，俗称簾师。按传统手工艺，先把青檀树转化成纸浆，然后从中“捞纸”。纸簾就是捞纸的必备工具，其规格决定了宣纸的厚薄、质地。因此，相对于负责捞纸的工人，簾师属“上手师傅”，地位仅次于制浆师傅。而后者决定了纸张的类别和墨性，最受尊崇。

行业内微妙的等级构成了若干不成文规矩——上手师傅、业内前辈总能得到相应的礼遇，同行间不许互相偷窥、拆台，师傅不坐徒弟得站着……不过，今天谈这些连程宵春都觉得不合时宜。古老的江湖正在瓦解。

假日益严重，有人往土漆里加玉米面，甚至硫代硫酸钠，即便程宵春这种老江湖，也得靠舌头来鉴别。

永无止境的“质量攻防战”才真正令程宵春无奈进而恐惧。他觉得这损害的不仅仅是造纸业，还有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。如今，对中间商、漆农他都心怀戒备，验货时慎之又慎。那种带着乡土温情的生意关系快要死亡了。雷建军还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启程前，程宵春将钱款均匀地装入一条肉色丝袜，绕在腰间。江湖经验告诉他，这样最保险。

### 关系

在浙江衢州一带，传统的人际关系尚未损毁殆尽。

每年夏天，程宵春都要出门收购苦竹——簾师要从竹片中拉出一根根细如钢针的篾丝，再把篾丝编织成纸簾，这是打簾工艺中仅次于上漆的重要技术，总共有21道工序。苦竹以江西婺源产为佳，程宵春5岁就随父亲来过。由于经营数十载，在婺源，程宵春放松得多，通常逛两圈就能完事。不过环境变化使苦竹林越来越少，这两年，程家不得不更多地转向温州瑞安。那又得按新时代的关系办事了。

制成的纸簾主要销往安徽泾县，那儿是传统的宣纸产地，亦为程家的祖籍所在。程宵春的祖上一直生活在徽州地区，晚清时为躲避战乱奔逃至浙西衢州，并且开设簾号，制作、销售纸簾。生意越做越火，程宵春的爷爷正式定居于此。他还娶了当地打簾世家的女儿，使程家的纸簾工艺突飞猛进。传统中国的“技术革新”常常是通过这样的联姻关系取得的。

1950年代，程家簾号转制成国有的衢州纸簾厂。经簾师们的技术创新，该厂号称全国技术水平最高、产品品种最齐全，各种尺寸、各地类型俱全。其纸簾的主要买者即泾县的红



程宵春和父亲在工作中。



白石源村，一对夫妇把用烧碱泡制好的竹坯放到石碾子上准备碾成竹浆。



雇工们在往吊坠上缠线。

### 江湖

如果说打纸簾是宣纸手工艺的关键技术，那么上漆就是打纸簾的关键技术。这个漆指土漆，是漆农割开漆树皮一滴滴汇集起来的，未经加工，亦无现代油漆的刺激性气味。簾师还要添些乌煤。乌煤正是传统墨块的主要原料，将它加入土漆能产生摩擦力。“宣纸的厚薄全靠摩擦力控制，太大或太小，都不行。”

因产量少，工艺复杂，乌煤已绝产。程家有先见之明，早就买了一大批，足够用数十年。难以久存的土漆则不同。

起先，程家通过安徽和江西的中间商购买土漆，然而质量越来越不稳定。“最严重的，上好漆的纸簾完全捞不出纸。”到1990年代初，程宵春开始和父亲去原产地贵州收购。近几年程父年纪大了，程宵春独来独往。

收购过程中，程宵春往往只要看一眼、闻一下，至多拿手指捏捏，就能分辨出土漆的新鲜度和纯度。同时他有他的“江湖道义”。他会用内行才懂的话暗示对方这批货掺了水，不值这个价。但如果对方是老朋友，他还是会买一些，并且不砍价。“回去用纯度更高的土漆一勾兑，质量没问题。”

这是程宵春在专业领域做出的少数妥协之一。他的解释是：环境使然。只是作

星宣纸厂——“红星”至今是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。

程宵春的父亲程鑫土是衢州纸簾厂副厂长，到1980年已包揽泾县国营宣纸厂的生意。1990年前后，因上级任命的厂长经营不善，程鑫土筹钱把设备全买了回来。绕一大圈，纸簾厂重归程家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泾县的造纸厂无论国营或私营，都从浙江程家进货，特别是其机抄簾子，堪称独步江湖。本地的纸簾作坊反倒被抢了生意。

每次去泾县，作为上手师傅和老江湖的程宵春都受到隆重接待，造纸厂厂长纷纷邀请他到厂里看看，吃饭、喝酒、聊天。他则借机将每一家厂的产量和用料摸清楚。

有趣的是，坦然享受同行拥戴的程宵春每回拜访周乃空都毕恭毕敬。他称周老先生为“现存唯一一位制浆大师”，见一面少一面。雷建军将这些看在眼里，很是感慨。他触摸到了一种绵远却行将消散的人际关系。

### 瓦解

相处久了，程宵春慢慢告诉雷建军一些行规。那是老师傅们打小念叨的，他铭记在心。例如，去同行商铺只看打好的簾样，不得窥探内场；不得贸然去同行那儿，要先联系；不得挖同行墙角；不当着客户的面谈论同行手艺的缺点，等等。